



左:1942年,一个小伙子坐在采莲舟上在大明湖划行。右:历下亭外景。

【刊前絮语】 如果民国有朋友圈

徐静

一边在庆幸今年济南的春天不再是“短得不值一提”，一边又被朋友圈“6月初济南一脚踏入高温圈”的消息刷屏。夏天的济南素有“火炉”之称，突然很想知道，若是从前的文人大家到济一游时也会发微博或微信，他们笔下的济南之夏会是啥样？

“沧浪亭上朝来坐，四面清香来晓颺”；“荷叶飘香已悦神，不须花醉往来人”。在本版《名家笔下济南的夏天：夏挹荷浪风自来》一文作者魏敬群的眼中，古今名人夏日游览济南，无不对铺天的莲荷赞赏有加，咏唱的诗句也是不胜枚举佳作荟萃。唐宋以来，济南养育或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近现代文化名人老舍、季羨林、胡适、周作人、沈从文等更是在济客居或小住。所以，我们看到济南的酷夏给了老舍先生一个“下马威”，给了季羨林捉蛤蟆钓虾的欢乐时光，也给了王献唐桥上倚栏剥食莲蓬的闲情逸致。

而我还会在篇篇游记中搜寻老济南人的身影，总觉得有了他们，黑白默片的老济南也会生动起来。1934年曾在济南小住的艾芜，他描写济南名胜风情的散文篇章之多，仅次于老舍。他在《黑虎泉》一文中写道：“黑虎泉周围却有游人的脚踪：或张着嘴巴，笑欣欣地望着那吐水的虎头，或是背着双手，哼哼地念着壁上的碑文。”1947年来济探亲的女作家谢冰莹在《济南散记》中写道：“还没到趵突泉，但我预感到趵突泉就在眼前了。因为我看见许多人挑着水桶，或者推着水车，络绎不绝地往南走去，我便知道这些人一定是去汲水的。”

由此，本期人文周刊中，特意编辑了一篇介绍谢冰莹与山东渊源的文章，《女兵作家谢冰莹与台儿庄大战》一文讲述了谢冰莹当年以战地记者身份到台儿庄进行战地采访的过程。作者李海流专门解释说：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坛有三位女寿星：大陆的谢冰心、台湾的苏雪林、由台湾到北美的谢冰莹。很多人误认为谢冰莹与谢冰心是两姐妹，其实不然。冰心生于1900年，福建长乐人；冰莹生于1906年，湖南新化人。冰莹在学生时代就读冰心的作品，在抗战时期听她讲《闲话燕园》。冰心是闺秀型作家，冰莹则是“战士型”文人。一个圆于个人的情感天地，一个却跑到前线行军打仗、写文作记。不过，我看到享有“女兵作家”之誉的谢冰莹写下的《济南游记》时，体味到的却是她敏感细腻、感世伤怀的另一面。

出品：副刊编辑中心
设计：壹纸工作室
本版编辑：徐静
美编：牛长婧
投稿邮箱：qjwbxujing@sina.com

名家笔下济南的夏天： 夏挹荷浪风自来

魏敬群

酷热给老舍一个下马威

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作家老舍两度执教齐鲁大学，在济南工作、生活了四年多，他由衷地喜爱这座城市，写下数篇描写第二故乡的散文与小品。他写过《济南的秋天》：“济南的秋天是诗境的”；也写过《济南的冬天》：“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济南的春天，在他看来短得不值一提：“济南的桃李丁香与海棠什么的，差不多年年被黄风吹得一千二净，地暗天昏，落花与黄沙卷在一处，再睁眼时，春已过去了！”济南的夏天呢？济南的夏天给了老舍一个下马威。“到济南来，这是头一遭。挤出车站，汗流如浆，把一点小伤风也治好了，或者说挤跑了”（老舍《一些印象》）。到了后来，他体会更深，说：“济南的夏天可以热死人”，又说，“在济南的初伏以前而打算不出汗，除非离开济南。早晨，晌午，晚间，夜里，毛孔永远川流不息”（《夏之一周间》）。他在济南主要利用暑假，创作了四部长篇小说《大明湖》、《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一部短篇小说集《赶集》和一部幽默诗文集。在《我怎样写〈离婚〉》这篇创作自述中，他说：“天气非常的热——济南的热法是至少可以和南京比一比的——我每天早晨七点动手，写到九点；九点以后便连喘气也很费事了。平均每日写两千字。”在《〈离婚〉新序》中，他再一次回忆说：“在济南热死许多人的那一年夏天，我头缠湿巾，腕垫吸墨纸，以阻热汗流入眼中，湿透稿纸，跟酷暑与小说拼了命。结果，虽没战胜文艺，可打败了暑热。”他住在南新街54号草房小院里，“屋子里比烤面包的炉子的温度高着多少？无从知道。因为没有寒暑表。屋内的蚊子还没都被烤死呢，我放心了。”（《夏之一周间》）老舍的幽默感，实在也是一剂清凉剂呢。

对于辛勤的劳动者来讲，济南的夏天酷热难忍。但在孩子们那里，却能寻找到难得的乐趣。文化大师季羨林

曾在“荷香十里，绿叶擎天”的大明湖畔读过三年书，他在《回忆正谊中学》一文中说：“每到夏天，湖中长满了芦苇，芦苇丛中到处是蛤蟆和虾，这两种东西都是水族中的笨伯。在家里偷一根针，把针尖砸弯，拎上一条绳，顺手拔一根苇子，就成了钓竿似的东西。蛤蟆端坐在荷叶上，你只需抓一只苍蝇，穿在针尖上，把钓竿伸向它抖上两抖，蛤蟆就一跃而起，意思是想捕捉苍蝇，然而却被针尖钩住，提上岸来……最笨的还是虾……只需顺手拔一根苇子，看到虾，往水里一伸，虾们夹住苇秆，死不放松，让我拖出水来，我仍然把它们再放回水中。”钓蛤蟆钓虾，都只是一种毒日头下的游戏，童年的季羨林用来打发上下午课间的几个小时。因为他住在南关佛山院街，距学校路途很远，中午不能回家吃饭。

绿是济南夏天基色

“湖光山色与水清”，这是济南景色之三绝。山色指的是千佛山。老舍在《非正式的公园》中，写的是在齐鲁大学远望夏天的千佛山之景象：“拐过礼堂，你看见南面的群山，绿的。山前的田，绿的。一个绿海，山是那些高的绿浪。”我国现代乡土文学代表作家蹇先艾在《千佛山鲁——游鲁随笔之七》中，写的是在夏天的千佛山俯瞰城市之所见：“这清晨的的确清爽，凉风习习地吹乱着我的头发，使我忘却了这是在夏天。我的视线在这山野间任意地起落着，由高而低，由南而北。‘心旷神怡’这四个字，我觉得它们太抽象了，绝对描写不出我内心神秘的感觉来。眼底的近处，展开了一大片葱茏油绿的田畴，稍远便望见那中西房屋相间，依稀点缀着一些绿树的济南府。”山是绿的，城也是绿的，绿是济南夏天的基色。

作为天下闻名的泉城，济南的夏天也被碧水浸透。台湾散文作家唐鲁孙在《济南的泉水和鱼》一文中，写得更为传神：“济南城内地下沟渠密布，潜流纵横，随手自地上掀起一块石板，泉水便源源涌出，伸手就能捞到又肥又大的青草鱼。城南有条叫‘剪刀胡同’的路，不论天旱天雨，这条街总是积水盈寸，路人都得自两旁骑楼下绕道而行……这石板下的泉水，夏季凉透心扉，可冰水果。”济南人确实是这样做。他们把西瓜或是别的水果，装入网兜，沉在井里、泉中和河底，过上一天半宿，再捞出来享用。这个法子也叫“冰镇”，拔凉解暑，可以大快朵颐。

夏日赏荷最消暑

济南七十二泉，汨汨北流汇入大明湖。大明湖的夏天在名人笔下是什么样子，请先看一下散文家倪锡英在《济南》一书中对其四季的描述：“济南人曾把这大明湖的四时景色列为四个景目，这景目是：‘春色杨烟，夏挹荷浪，秋容芦雪，冬泛冰天。’”对夏天他是这样解读的：“入夏以后，湖滨的荷花都盛开着，田田的荷叶长得满湖，轻舟在荷浪中逐过去，一缕沁人的香味袭入心肺。”

荷花是济南的市花，“夏挹荷浪”在大明湖四季中景色最美。清代小说家蒲松龄《古历亭赋》，描述了湖亭夏日景象：“笼笼树色，近环薛荔之墙；泛泛溪津，遥接芙蓉之苑。入眶清冷，狎鸥与野鹭兼飞；聒耳啾嘈，禽语共蝉声相乱。金梭织锦，啾啾蒲藻之乡；桂楫张筵，容与芦荻之岸。蒹葭把露，翠生波而将流；荷芰连天，香随风而不断。”

夏日赏荷，便成了文人雅士的一种消暑娱乐活动。清末启蒙思想家宋恕与其内弟、爱国诗人孙诒棫，1908年夏天，曾遍至大明湖一带的观荷胜地，如东流水巷、升阳观、铁公祠、李公祠（今稼轩祠）等。泺源门外往北，第一、第二虹桥之间，泉源竞发，溪流萦回，荷塘菜圃，相错如画。宋恕《东流水巷观荷》诗曰：“于家桥北泺流西，密叶疏花夹曲堤。行到此间忘盛夏，柳荫立听午时鸡。”孙诒棫：“曲水回环东入泺，夹堤杨柳画图中。我来半日于桥北，十顷白莲开晓风。”升阳观在藩署西，临大明湖。那时，大明湖的面积比现在要大得多。宋恕有言：“大明湖多观荷之区，然以湖南李公祠之觉渚亭，湖北之小沧浪亭为最。”诗曰：“荷叶飘香已悦神，不须花醉往来人。城中最好李祠路，近市乃无微市尘。”古今名人夏日游览大明湖，无不对铺天的莲荷赞赏有加，咏唱的诗句也是满筐满箩。

明湖风光，旖旎如画；岸边遐园，风情尤浓。1930年7月28日，时任山东图书馆馆长的著名学人王献唐在《守书记》中记曰：“晚饭前，检阅《逸园印籍》。饭后，摘莲蓬一颗，于（玉佩）桥上朱栏间剥食，甚美。复登朝爽台，遥望千佛山腰，晚霞斜射，赤红如锦。仰视天际，白云澹澹，往来疾驰。晚霞之中，如楼台，如沙洲，又如山峰林木，瞬息万幻。其下碧水绿荷，一望无际。白鸥片片，翱翔波上。笙歌之声，亦旋随画舫俱至矣。即飧仆人移桃笙台上，卧览《补罗迦室印谱》，精神甚快。”在如此优美的环境中读书，哪里还会感到暑热呢！



1942年，济南街头卖冰镇酸梅汤和冰激凌的商家。



新东门外洗衣服的妇女。